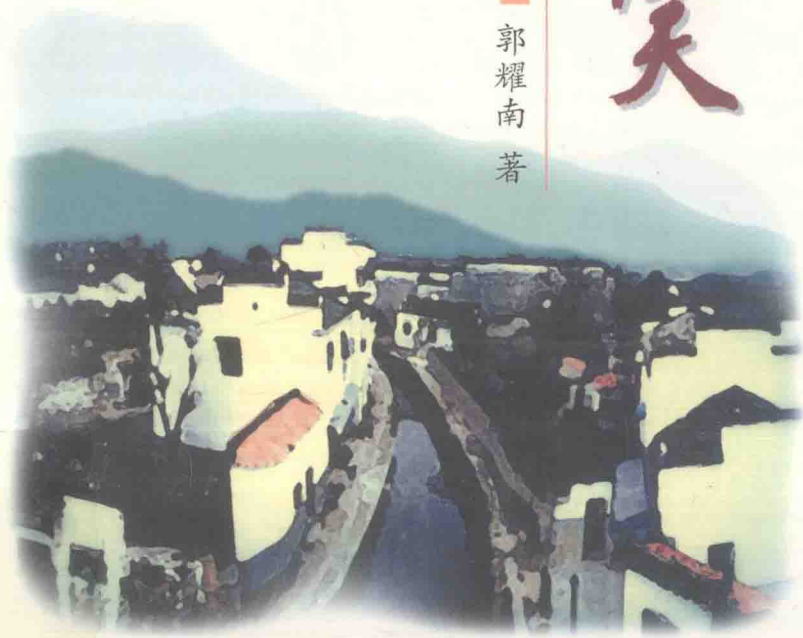


山歡水笑

■ 郭耀南 著



远方出版社

山 欢 水 笑

郭耀南 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炜烨

封面设计：周永忠

责任校对：蔡楚标

书名题字：杨 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欢水笑/郭耀南 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 8

ISBN 7-80595-324-4/I. 258

I. 山... II. 郭... III. 文学作品综合—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6946 号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巴彦淖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印 张	8.2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95-324-4/I. 258
定 价	15.60 元

作 者 简 介

郭耀南，广东紫金县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发表过多篇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故事及新闻通讯等。著有小说散文集《春日琴声》、长篇传记文学《大山的儿子——郑兆腾传》、故事集《牙花乐》。曾多次获全国性奖项，还有多篇作品被收入《中国专家论文选集》。其作品多属农村题材，富有农村生活气息，很受农村读者喜爱。其传略被收入《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



放眼大好河山

2001年摄于黄山

目 录

第一章	耕老汉怒撕请柬	(1)
第二章	难忘血泪仇	(6)
第三章	解不开的心头结	(12)
第四章	舌战“烂长衫”	(19)
第五章	党支书指点迷津	(24)
第六章	“武雷豹”与“小画眉”	(30)
第七章	召子回乡	(38)
第八章	“武雷豹”初露锋芒	(45)
第九章	父子同设“汽车宴”	(53)
第十章	谢宝财回乡	(62)
第十一章	众乡亲大闹宴席	(73)
第十二章	浓情秋月夜	(79)
第十三章	“小画眉”巧摆忆苦餐	(90)
第十四章	“武雷豹”深圳逢战友	(97)
第十五章	谢宝元桔园传艺	(105)
第十六章	李育初笑谈发财路	(110)
第十七章	春潮涌动小山村	(117)
第十八章	“武雷豹”血战车匪	(124)
第十九章	处处真情	(130)

第二十章	表彰会上“小画眉”放歌	(139)
第二十一章	一富少穷追“小画眉”	(145)
第二十二章	让富路	(156)
第二十三章	车轮滚滚	(168)
第二十四章	两冤家联手建学校	(181)
第二十五章	谢阿奇欲脱“烂长衫”	(194)
第二十六章	游西湖再现知音	(204)
第二十七章	耕老汉袒露儿媳观	(212)
第二十八章	棒打鸳鸯打不散	(220)
第二十九章	裂变	(228)
第三十章	解铃还得带头人	(238)
第三十一章	“小画眉”父女“送茶”	(247)
第三十二章	花烛夜小两口智闯五关	(254)

第一章 耕老汉怒撕请柬

粤东山区的永安县西坑村，村子并不大，四面的山很高，全村八十多户三百多人。弯弯曲曲的西坑河从村中穿过，永（安）河（源）公路也在村中挨着西坑河破村而过，一条河和一条公路把村子分成两片。东面这一半土地肥沃，山林茂密，七十多户人家都住在这里，西面这一半地势低洼，常被河水冲刷，土浅地瘦，山地也是黄泥石头山，只住着几户人。按通常说法，东面应叫河东，西面应叫河西，但这里的人都不这样叫，西面的人说东面是河背，东面的人说西面也叫河背，他们都以河为界，各自为主，本地人倒无所谓，外来人可就很难分清哪个河背了。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个土改同志为了区别这两个“河背”，费了好大劲才说服大家把东面这个“河背”叫河东，西面那个“河背”叫河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金秋时节，在改革开放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与以前相比已大不一样了。人们喜笑颜开，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种上了木薯、甘薯之类的农作物，门坪上鸡鸭成群，田里的农活干得特别精细。时下正是禾黄时节，农田里的水稻一片黄澄澄的，微风吹来，摇动的稻穗真如金涛涌动。公路上来往的汽车声和喇叭声，又给这小山村增添了热闹，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

河东有栋古老陈旧的石楼。石楼的大门朝着农田、公路和小河，坐在家里打开大门就可以一眼望到河西。石楼的主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他姓骆，单名叫耕，人称耕老汉。解放前当过放牛郎、打过长工，土改划阶级成份时他是个雇农，当过土改扎根串连的根子，此后一直是老贫农的身份。他虽然已年近花甲，但

久经风雨世故，练就了一身健壮的筋骨；两眼精光，腰板挺直；赤油油的脸膛，高高的面墩，说话声音洪亮，走起路来脚步也咚咚的响。他要是心中有事的时候，常常是闭着嘴，咬着牙，咬得两个脸上凸起两道梁子，到了说话的时候才把话吼出来。他又是个烟鬼，随身带着一把尺把长的竹烟筒和一个烟袋，出门的时候，他的烟筒就插在竹笠上，到哪里也离不开他。此刻，耕老汉正敞开大门，两眼凝望着河西，手里拿着竹烟筒在抽烟。他不声不响的，烟斗里的烟烧完了就把烟灰一敲，随即往烟斗里填上自制的烟丝，又使劲地抽起来。因为抽得很长时间了，竹烟筒里的烟油热得熔化了，抽起来会“咕咕”作响。地上的烟灰也已敲了一大摊，但他还要抽，大凡抽烟的人都可能有这个瘾头：这个烟吗？有事的时候想抽，没事的时候想抽，正在干活的时候想抽，干完活以后想抽，高兴的时候想抽，愁闷的时候想抽，好朋友相逢的时候想抽，朋友分手的时候想抽，吃饱饭的时候想抽，空着肚子等吃饭的时候想抽……如今耕老汉这种抽法，肯定他心里头就有事。

耕老汉为什么凝视着河西？这河西的几户人中，有一户原是地主成份，家长谢宝元现已摘掉了地主分子的帽子。这个谢宝元的年纪与耕老汉差不多，也是五十多岁。他最近建了一栋三层的钢筋水泥楼房，外墙贴着白色的长条瓷片，铝合金框的玻璃窗，漆着橙黄色的大门，二楼与三楼都有阳台，门前还铺设了一块有半个篮球场大的水泥地，完全是一栋新式的小洋楼。它不只在河西几户人的房屋中如鹤立鸡群，就在整个西坑村来说也是第一栋新式楼房。这天正是谢宝元新楼落成乔迁之日，新楼的主大门和二楼三楼的大门都贴着鲜红的对联。为了庆贺新楼落成和乔迁之喜，谢宝元要宴请全村的乡亲，给每家每户都送去了请柬。晌午时分，贺喜的人陆陆续续来了，每个贺喜的人到来的时候，主人都要放一阵鞭炮以示欢迎，因此炮仗声一阵接一阵，加上杀猪、杀鸡办酒席的人进进出出，小楼里显得非常热闹。

谢宝元既然给全村人都发了请柬，耕老汉当然也不例外。据说谢宝元发请柬时，第一个发的就是耕老汉，而且是他亲自送上门的，可惜当时他不在家就是了。谢宝元如此敬重耕老汉是有其原因的。论年纪，耕老汉在村里是屈指可数的几位长者之一，年长辈尊；论身份，耕老汉从土地改革开始就是土改根子、贫农组长、贫农代表、生产队长，当过先进，当过模范，是政府最信得过、最放心的依靠人。不管如何，大小是个西坑村里的人物，德高望重，村里人都很尊重他；还有一条，解放前他是谢宝元家里的放牛郎、长工。当时虽然谢宝元还小，没有当家，但其家对耕老汉的压迫剥削他是知道的，虽然土地改革以后已经过了三十多年，耕老汉已翻身做主，谢宝元家的地主阶级经济也被推翻，当时当家的谢宝元的父亲也早已去世，但谢宝元想起当年耕老汉在他家受欺压的情景，心里总觉得对不起耕老汉。当然，谢宝元家在解放前绝不是只压迫剥削一个耕老汉，而西坑村的贫下中农全都是他家的佃户。谢宝元对全村贫下中农都感到问心有愧，耕老汉只不过是心中感到最对不起的一个就是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谢宝元要趁这次新楼落成之机宴请全村乡亲，为自家祖辈向众乡亲们谢罪。特别是对耕老汉，他还准备安排他坐上横头的首席，作为最尊贵的嘉宾。他那张请柬，这时正放在耕老汉旁边的吃饭桌上。红熠熠的柬子上烫着金字，在屋子里特别醒目，但耕老汉连看都不看它一眼。他没抽烟了，手里握着竹烟筒，两眼望着河西小楼门前的热闹场面，嘴唇闭得紧紧的，脸上的牙关处凸起两道梁子，加上高高的脸墩和脸上深深的皱纹，俨然像一尊石像。

日正中天，河西的小楼放响了十万响的龙盘鞭炮声，这龙盘鞭炮原先是卷成像一顶竹笠那么大，放的时候才把它展开，足有两丈多长。点燃以后，“噼噼啪啪”特别响，每隔几秒钟还插有几下“轰轰”声的巨响。这龙盘炮一响，小楼的门前一下子就拥了一大群围观的人，村里许多人也闻声出门，前去赴宴了，耕老

汉却毫无反应，还是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

耕老汉心中想着一个十分严重的大问题：西坑村就这么八十多户人，解放前只有谢宝元的家是有钱有势的财主佬，整个村子也只是他家才有一栋楼阁——也就是土改时分给耕老汉一直住到现在的这栋石楼。土改时，谢宝元家霸占来的田地、山岭、财产，以及用穷人血汗建起来的石楼全被没收了，并分配给原来受其压迫剥削的贫苦农民，谢宝元一家也从河东被赶到河西去了，从此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从合作化、公社化等一路来都没有什么异样，就是在前几年摘掉他那地主分子的帽子以后就变了，变得与大家一样政治平等了。到眼下只不过几年时间，他竟然又第一个发了财，第一个在西坑建起了新式楼房，难道地主就是发财的命吗？这时，耕老汉并不认为谢宝元是在宴请乡亲，而是乘机向乡亲们显示他自己：“怎么样，财还是我发的吧！”可是乡亲们都没有看到这一点，接了请柬以后就办了礼物，喜笑颜开去赴宴。在耕老汉看来，乡亲们完全淡忘了“阶级斗争”这四个字，自己却又不能去拦阻人家赴宴，因此心里直憋着一团火。

“噼噼啪啪——轰轰”，河西小楼那里第二次响起了二十万响的龙盘鞭炮声。按当地风俗，凡是大排宴席请客的都放两次龙盘鞭炮，第一次是催炮，意思是叫附近尚未前来的客人快点来，准备入席；第二次是饭炮，意思是请客人入席，就要开饭了。

“饭炮声都响了，你还不去？”耕老汉的老伴王玉兰从厨房里走出来催促他。

“不去！”耕老汉只吐出了两个字，身子仍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人家是用大红柬子请你的，你摆什么架子啊？”王玉兰对他的态度显得很不满。

“你懂个屁，人家哪是请？而是向我们贫下中农示威！”耕老汉终于把憋在心头的那团火变成一句话喷出来了。说完以后霍地起身，一手把桌上的大红请柬取过来撕成两截，然后拿着竹烟

筒，踏着咚咚响的脚步冲出大门，走了。

“喂，你去哪里？给我回来！”王玉兰尾追而去，想把他拉回来。

突然，后面有人拉住她好声地说：“王婶，别追了，由他去吧！”

王玉兰回头一看，见是管理区的党支部书记李育初，她一跺脚：“入席的饭炮声都响过一阵子了，他不去，对不起人家的一番好意啊？”

刚才耕老汉说的那句话和撕请柬的动作李育初听到了，也看到了，他对王玉兰说：“他不去你去，都一样，我也是去赴宴的，我们一起走。”说完，拉着王玉兰一起向河西走去。

第二章 难忘血泪仇

耕老汉从家里出来，漫无目的地在这里走走，那里站站。因为家家户户的主人都赴宴去了，他没看到谁，也没找着谁，只好向屋侧角的下塘坑走去。

这下塘坑两侧是平缓的山坡地，左右两边都有个桔园，左边的是谢宝元五年前垦植的，有七八亩，右边是耕老汉在同一时间垦植的，也有四五亩。耕老汉的桔园只稀稀拉拉挂过一次果，以后就没有结过果了。耕老汉已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来这里，这次本来是怒撕请柬以后来这里散散心的，当他从坑口进来举目一看，有如堕入迷雾之中。自己这个桔园虽然枝繁叶茂，苍翠墨绿，但空有满树枝叶，一个桔子都没有结出来。谢宝元的桔园却金果累累，布遍山坡，那不很翠绿的树叶衬托着金黄色的桔子特别好看，每个桔子都好像一个金团团。耕老汉两眼发愣地站在那里，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时种的桔子树，为什么谢宝元的会结果，我的却不会结果，难道老天也欺负我不成！他一气之下，回头离开下塘坑，回到自己房屋后面坐在一棵松树下，背靠松树，居高临下，俯望着全村。

耕老汉对谢宝元家的怨恨，是从他祖父以来三代人的事。

耕老汉依稀记得，小时候他家是在河西的。那时，家里在西坑河的东岸河边有二亩祖上传下来的好田。家中有祖父、父母亲和他共四口人，就靠这二亩田过日子，虽然不能丰衣足食，但田里打下的谷子加上瓜菜和番薯等杂粮，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总算还能吃得饱的。

就在耕老汉六岁那年，谢宝元的父亲谢阿庆请来一个风水先生。这风水先生穿着长衫，挂着个罗盘，谢阿庆领着他在村里走

来走去，每到一处他都用罗盘瞄一瞄。村里人不知道他们干什么，也不把他当回事。没想到这风水先生的话竟把一场灾难降临到耕老汉的家里，而且延续了三代人。

当时谢阿庆的房屋是一栋新建的石楼，也就是耕老汉现在住的这栋石楼。风水先生说，这石楼所处的位置左青龙右白虎，是大富大贵的风水宝地。因石楼的对面西坑河东岸河边有个如一间小屋子那么大的石头立在那里，建石楼时的风水先生就说这个龙势是“蜈蚣吐珠”。现在这个风水先生用罗盘瞄了瞄说：“唉，可惜正对大门的西坑河少了个弯，如果西坑河在这里有个弯，这河就成了‘蜈蚣吐珠’的罗带水了，自古道：‘罗带水，照门堂，代代书香状元郎。’这可是十分难得的啊！”

谢阿庆听了以后急问：“先生，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补救吗？”

“有。”风水先生诡黠地看了谢阿庆一眼：“河东岸这两块地是你的吗？”

“我在村里有很多田地，偏偏这两块地就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也不要怕，你用钱把它买过来不就行了吗。要不，你在这两块地对岸的上侧筑个斜向对面的护堤水坝，让河水的流向偏一偏，河水不就冲到这边来了吗？用不了两年，这两块地就会成为一个河湾，有了这个河湾，不就成了罗带水了吗？这种自然形成的罗带水才是天意啊！”

谢阿庆是一踢三通的人，风水先生这么一说，他立即明白过来，并很快在心中形成了一个夺地的方案。

风水先生走后，谢阿庆叫人用松木做桩，在那两块地的斜对岸筑了个很大的水坝，让河水偏西向东朝这两块地直冲过来。

这两块地是耕老汉家的，耕老汉的祖父发现以后大吃一惊，如让河水这样冲下去，自己这二亩好田很快就会被冲毁的。他不知道谢阿庆为什么要这样做，自己也无能力在这田边也筑一个水坝，与它抗衡，没法子，只好上门去找谢阿庆说理。

谢阿庆在西坑是个霸王，剥夺别人的山岭、林木、农田，从

来都没有手软过，方圆几十里内的山林、耕地差不多全被他霸占了，他把剥夺到穷人的财富，除在西坑建了石楼以外，还在香港建了两间洋楼，做起了生意。村里人暗地里都说他是一只“白嘴丫老虎”，吃人不吐骨头。耕老汉的祖父与平常人有什么两样？有什么本事能软化这“白嘴丫老虎”的心肠？还不是像其他穷人一样鸡蛋碰石头吗？当时，谢阿庆手里捧着水烟筒指着耕老汉的祖父恶狠狠地：“我筑水坝保护我的田与你何干？你要是知趣的话，就什么也别说了，要是弄到我心头火起，休怪我不客气。”

耕老汉的祖父恶不过他，只好到县里去告状。谢阿庆早料到这一招，已在县官那里使了钱，当时国民党的县衙是“大门两边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耕老汉的祖父去公堂上一说，那县官一拍桌子厉声地：“人家筑坝护岸，保护自己的农田，与你何干？你如此捏造事实，有意害人，于法难容！”结果，耕老汉的祖父被打进牢房坐了三年监。三年后回来一看，他这两亩祖上留下来的好田早就变成了沙滩河道，河水拐了个弯从这里流去。看到这情景，耕老汉的祖父心如刀绞，他趴在河滩上哭了三日三夜，凄惨的哭声惊动了乡亲，许多人都来好言相劝。耕老汉的祖父实在舍不得这两亩像命根子一样的好田，最后，还是吃大茶药（一种剧毒的草药）惨死在这里。

耕老汉的祖父死后，谢阿庆又怀着新的杀机摆出一个好心长者的架势来了。他对耕老汉的父亲说：“叫你爸不要多管闲事，他偏不听，还跑到县里去告状，不听话的结果怎么样？现在连老命也丢掉了。你们眼下也无事可做，看在乡里乡亲的面上，不要再去讨饭了，我河背竹头下有两亩地就租给你耕吧！田租谷与大家一样，铁租相同，实收主六佃四。你们眼下生活有困难，我先借一百斤谷给你们吃，但有话说在前，你们可要把田耕好才行！”

在西坑村，人人都知道谢阿庆租田给人耕有一条“铁租”的规矩，即使天灾没有收成，每亩田也要按六百斤谷基本产量交租三百六十斤。如果收成超过六百斤，则按“主六佃四交租。耕老

汉的父亲眼下已到了绝境，一家三口天天靠讨饭和吃树叶、野菜度日，这方圆几十里内也只有谢阿庆才有田出租，如答应他，可先借到一百斤谷以救燃眉之急。有了这一百斤谷食用，也许能把这两亩田耕好，多收几斗谷，否则，一切生路都没有了。因此，耕老汉的父亲明知谢阿庆这头“白嘴丫老虎”张开了血盆大口，他也无可奈何地往虎口里跳了。谁也没想到，这年竟遇到了大天旱，整整三个月没下过一场透雨，耕老汉父亲租耕的两亩田又是水尾田，早造颗粒无收，晚造也才收到二百多斤谷子，全部给了谢阿庆也不够他的“铁租”，当年就欠下他二百斤田租谷，加上原来借的一百斤，共计三百斤。这三百斤谷对有钱人家来说只不过是墙上的一粒砂子，但对耕老汉父亲来说可就是一座山了。耕老汉的父亲知道谢阿庆对佃户们是毫不留情的，按照他“借一还三”，“利上起利”的算法，这三百斤谷如欠上两年就一辈子也还不清了。于是，他决定由妻子带着九岁的骆耕在家种田，自己去与谢阿庆打长工，做一年工的工钱有四百斤谷，除去还债还可拿到一百斤谷。他就这样决定了，谢阿庆也同意他打工还债。但在第二年春耕的时候，谢阿庆新买回来一头又高又大、凶狠的水牛，说用它种地有力、跑得快。开耕时，他叫耕老汉的父亲牵着去耙田。这牛是没有驯服的，耕老汉的父亲把它牵到田里，刚给它上好套绳它就发蛮了。它扭转身摇动两只牛角猛撞耕老汉的父亲。耕老汉的父亲没想到这牛会这么凶蛮的，躲避他时，一不小心从五尺多高的田坎上掉下去，那张铁耙也随着掉下来，尖尖的耙齿插在他的右大腿上，好得近处有人干活，才把他救起来。

耕老汉的父亲回去以后，伤口又红又肿，因流血过多已昏迷过去。耕老汉的母亲去乞求谢阿庆，想要点钱来治伤。谢阿庆扳着脸孔说：“谁叫你自己不小心。你家还欠我一大堆债没还，现在又想来借，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又感染到破伤风菌，耕老汉的父亲在受伤后的第五天也就一命呜呼了，咽气前，他把骆耕拉到床前，用最后的一点气力嘱咐儿子：

“阿耕记住，我和你阿公都是被谢阿庆害死的。今后，嘱子嘱孙宁可饿死，也不要借谢家的钱粮。”说完这几句话就死了。这真是晴天霹雳，耕老汉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因她受到巨大的打击，悲痛欲绝，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竟丢下才十岁的骆耕，在她丈夫坟边的一棵树上吊死了。骆耕从此成了孤儿，过着沿门讨乞的悲惨生活。这时，谢阿庆又充当好心人找到骆耕说：“骆耕，你爸欠我的债没有还就死了，父债子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看你现在还小，又只有自己一个人，我暂时也不向你讨了。你就到我家放牛吧，这也有个落脚的地方，一日三餐也有饭吃，到你长大了，能做工了，再与我做工还债吧！”骆耕也确实没有地方可去，只好送肉上砧又投进了虎口。

骆耕去与谢阿庆放牛的第一天，吃饭时，他不懂事，盛了一碗饭也坐在一边与大家一起。还没坐稳，谢阿庆两眼一瞪，迅速扯着他的耳朵从饭桌上推到墙角边，嘴里不停地骂着：“一个放牛崽能与东家一起共桌吃饭的吗？往后你就站在这墙角里吃！”骆耕从没有受过这样的污辱，倔强的性格使他瞪了谢阿庆一眼，那眼神里好像有一团火。谢阿庆的长子谢宝财比骆耕大四岁，他发现了骆耕的这一幕，竟冲过来，“啪”的一声重重地打了骆耕一个巴掌，骆耕被打得嘴角流出了血，还差点倒在地上。接着，谢宝财又把他推到离吃饭桌远远的墙角边。从此，小骆耕一日三餐就这样蹲在墙角边吃着谢阿庆的残汤剩菜，在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苦难中挣扎着。

苍天有眼，骆耕的小生命并没有在苦难中死去，而在苦难中顽强地活下来了。

到了1948年春，他终于长到十六岁了。按当地风俗，男人到了十六岁就算上丁了。谢阿庆再也不让他放牛，而要他当长工抵债了。

长工与放牛郎可不一样，放牛郎因年纪小，一天到晚专门侍奉牛。长工算是大人，每天起早摸黑地干，挑担、搬运、砍柴、

劈柴、犁田、耙田、送肥下地、插秧、割禾什么都要干，总之，一切重活都归长工们干。骆耕刚十六岁，哪受得了这繁重的苦役？加上吃不好，穿不暖，这年冬天他终于病倒了。这次病得真不轻，一直发高烧，烧得他说胡话。这种病在当地说是“猪毛丹”，弄不好是很容易死人的。谢阿庆见此情况，既不肯出钱给他治病，又怕他死在家里，在骆耕正在病重的时候，给了几升米就把他赶出去了。谢宝元比骆耕小一岁，其父亲如此恶毒对待骆耕，他是亲眼看到了的。

骆耕虽然病得很重，但头脑还是清醒的，他知道谢阿庆要赶他走了，昂起头问谢阿庆：“这是你赶我走的，我家欠你的债也算还清了，是吗？”谢阿庆却恶狠狠地说：“只要你没死，这债就得还！”说完，叫人用扫帚把他赶出大门外。

骆耕被谢阿庆赶出石楼以后，他已无家可归了，只是迷迷糊糊地向村外走去。村里的张阿泉、李志祥和李树先等几个老的和年轻的人听说以后很是不平，也非常担心骆耕的安全，几个人不声不响地追去，冒着刺骨的寒风分头寻找，希望把他找回来，尽量保住他的一条命。可是他们在通往邻村的几条道路来来回回找了一整夜，连个影也没见到，大家估计，很可能掉进坑洼里冻死了。

骆耕离开西坑村沿着去河源的大路走去，大约走了四里多路，倒在路边的一条没水的水沟里。这时，天已黑了，北风仍呼呼的吹，还夹着牛毛细雨，他真的要冻死在这里了，但他命大，有贵人，当时恰好有两个游击队员路过这里发现了他，把他从冰霜地里救起来，脱下棉衣给他穿上，没多久他就醒过来了。游击队员知道详情以后非常气愤，当即把他交给附近一个堡垒户收养救治。骆耕大难不死，终于得救了……

这些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多年，谢阿庆在土改时畏罪自杀了，谢宝财也逃到香港去了。可是，这血海深仇，耕老汉忘得了吗？